

豫

章

焚

書

第三册

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龍雲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安成劉弇偉明

時議

舉逸民

採射隱伏妄意必得是前識者之詭性也要之以進道則躓矣賤近貴遠比所從悅是小智者之私嬰也槩之以公心則屈矣古之人于賢者有一言焉必曰求乎云爾而未始置疑于前識小知則非以夫幽必詣遠必索然後顯乃可用近乃可得故邪斯舉逸民之意也蓋賢者退藏于深渺如罩罩之魚未易得也

清白不汙如皎皎之駒不徒來也應而非曲徇也出
而非虛覲也翔而非苟集也永矢以逝而非不得已
也彼將臣之必先賓之彼有饋焉必曰獻焉則何世
而無逸民哉則亦無時而不舉矣竊嘗謂潛德之士
如五噫之梁鴻三黜之下惠無適而不有彼惟恥與
世俗子浪自沾激規巾綰末利轉徙蠻觸之域是以
蟬蛻囂埃謝緣人封而在上者或不得而知之知之
或不得而加審非必高逝獨往皆投淵洗耳徒也亦
猶古人藏畔埋民自謂陸沉則豈率在寬閑之野寂
寞之濱也邪然人君之求之也不異乎眾而直取之

寡不豐昵狎近而先諸振拔之所不逮釋此稔熟之
後塵伫彼方馳之來軫則亦逸民者誠在所急故也
時無有莘之躬耕則三往之幣聘爲虛禮人非傅巖
之操築則惟肖之物色爲徒飾必有臧丈人之賢然
後可載而與之俱必有南陽之高卧然後可以起而
與之共事彼漢之君嘗知此矣至其久也弊卒乘焉
武帝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嘆息然猶不免
有方朔之尙容光武委禮于故舊之嚴光勢適然耳
未見有助也而樊英楊厚之徒激其頽波至三閔順
帝之聘而不少屈李固朱穆以謂處士純盜虛名良

亦有由也至于唐人則殆又甚焉士之旣文而不旣
實非士成綺則公文軒之之比也徇物而徇已非南
榮趁則滿苟得之類也李渤隱少室韓愈詆以索價
高而終南嵩少區區窮絕之域至號仕塗捷徑逸民
之弊可一至于此彼孔子所謂天下之民歸心焉者
果若是乎國家由祖宗已來士之蔭長松而藉豐草
仵猿鶴而輩鹿豕以逸民自占者時有人焉如楊朴
种放輩或召而不至或至不爵不留故大中祥符之
制曰頒一尺之詔方俟于來庭馳駟馬之車未聞于
戒道其急得人乃如是聖上側席異人惟恐弗及譬

猶剖璞窮崖洗去埋蝕披豹濛霧發彼幽姿下取文
木之殫殘更增青黃之新飾往歲至有徒步繇處士
而起穎陰者未能閱歲旋見躡文石摩螭頭而廁侍
從之列矣士于斯時翕然向慕甚于遠壑之赴隆墀
一何盛哉迨今蓋厯稔矣卒未有嗣其後者豈遂無
其人邪且拔養之下肆不無拔俗之君平末業之魚
鹽時有晚出之膠鬲則况萬里之海隅乎直求之未
悉耳然賢者恥于自進則惟恐人知而未嘗從人而
求知緩于必得則惟恐利合而未嘗赴時而合利東
海之濱有賢人焉吾得而知之然後舉北海之濱有

賢人焉吾得而知之然後舉則是知之每審而舉每
隨之也既已舉之則賢否不待較而明矣方復曹搜
伍比角之以無益之空文則猶科舉若也彼來游來
歌者能勿望望而驚乎前日之敦遣是已爲今之說
也莫若於每歲之終縣委之令而舉諸守州委之守
而舉諸監司監司于是乎舉而升諸朝朝委二三執
政大臣相與諏逮而稽察之信乎其不窳于實也然
後卽其地給傳遣行亦若古人之所謂勸駕之爲者
率一道無一人焉雖勿舉可也率數人而聚一道雖
遍舉之亦可也及其用也然猶視是人適事之材否

而加舉者之懲勸焉則奇偉拔出之士宜有出而應
上之求矣齊之執楚之綃會稽之竹箭豫章之金鐵
陳夏之髹漆窮巴之文梓阿井之沉液與夫丹砂赤
箭或生蠻蜒或產儋耳初非近人也惟其人近之是
以中國無一物之闕而富家巨室卒取盈焉又況于
逸民者乎顧上之人所求如何耳

井田肉刑

莫爲之生則莫爲之養莫爲之養則莫爲之治養之
者仁德也井田在焉治之者義德也肉刑在焉蓋人
之所必爭起于度量分界之或無則不根浮寄之民

時出而乘焉強者凌弱獵等而軋以勢智者籠鄙投
隙而窺以巧人君禁畏之術至乃下移于囂囂之黔
首而豪宗侈家方復專大利侔封君白晝大都之中
探丸行籌至于樵埋攻剽殘人支體而恬不以爲怪
然後知井田肉刑之有賴乎世爲不少矣彼揚雄其
知務者之言乎故曰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
惟民之初林也而生羣然而萃以僅足之一身無不
勝更到之日用則雖區區之口腹支體之有畢生不
能趨于完且適者累聖哀之爲之制井田使之相生
養焉而不能生且養者非所患也爲之制肉刑使之

各寄當焉而不寄當者非所恤也曾謂先王之爲之
也出于私智乎亦隨時之宜契于理之不得不然者
而已矣蓋自上古以來迄于晚周中間嘗多故矣卒
未聞有倔然起而廢之者則是終不可廢也已矣彼
井田何負邪阡陌一開而經縱緯橫隨占射以泯滅
則暴秦之罪也彼肉刑何贅耶不忍一女子之私夏
而委先王之公義猶之越人之章甫則孝文之過也
古者井九百畝八家私之取百畝以爲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具于私事故能終身飽于樂歲而不足非天
下之公患也至秦則貧者之地無立錫曾救死之不

暇則間起而爲盜賊富者連阡陌跨州里厚自封殖而爭衡侯伯則僭擬乘焉秦至不勝其弊一切出苛罰踵其後而驅之則井田之廢于秦果何賴邪杖箠之設也始者三伯已而二伯久乃一伯然猶死者接武則肉刑之廢于孝文果何賴邪然井田之制其詳雖見于周官容有未易一二舉而行之者矣何則自堯舜至周其間人更數聖時厯千載規爲經畫初非一人之力補苴繕完然後乃克大備而又不封建鄉遂之法無從寓焉則謂爲一旦可復者妄也昔唐太宗嘗欲從事于斯矣已而姑置則非畏事者也漢高

帝平秦之始先王緒制要必有存十一于千百者苟
出力掇拾宜不至于駭民而留弊至今則常爲高帝
惜也國家前日嘗行方田之法矣而議者尙以未偏
爲患且前代有披元積方田圖慨然嘆息以爲治天
下先急誠不出此則豈欺說也哉苟能舉天下之田
而方之因稍取仲舒師丹限田之義繩焉則彼井田
遺刑當作制殆將髣髴于斯乎若肉刑則愚于此竊商
焉以謂凡民百骸九竅具然後完人缺一不可則誰
且不愛其身彼有用刑之人一旦殘人儀則之天注
則酷亦甚矣從今之刑則戕支體潰耳目與夫肆淫

盜者不過撲背而止耳夫鞭挾之慘有盡而支體之殘無已則是忍于辜無已而不忍于絕有盡也顧以爲大不倫矣彼身無競競于當世之禁者何賴焉賓主之酢酬也禮一不至則慊慊有望望之色稱責于人者要必有適當之償焉然後慊則孰謂殘人支體而乃以鞭挾代邪非報償之道也且苛而魏武毅如孔融辨如袁宏尙牽制乎此而莫之決則宜後世之因循置也運丁休明百廢且舉置此而弗講疑若于序正無倫之道有關焉惟明有司心存先王之遺意推考成效以稽可否舉以復諸上焉幸甚

守令

國家內起畿甸外薄四海以烟火萬里之郊而肅然
無狗吠之警則不可謂無其地垂髫之童華髮之老
相與沐浴乎百年休明之膏澤而生齒之隸籍日益
以夥則不可謂無其民也地如此其廣民如此其眾
將欲挈而畀之治舍守令尙焉重乎蓋堂上遠于百
里堂下遠于千里人君耳目之所聞見初不出乎一
堂之上下而搖足之頃已移于千百里之遠則物之
所利疚民之所疾苦宜有不得而徧知矣舉一郡之
大而任之守守者誰乎而必足以塞千里之責然後

方面委焉舉一縣之廣而任之令令者誰乎而必足以當百里之寄然後民託焉夫方面之所委民社之所託每每如此則孰且爲失位之人乎欲天下弗治不得已而在易陽長之卦謂之臨而孔子之門人獨以雍也爲可使南面若曰惟仁者惟足以臨人故也夫臨人以仁則是不仁者終以賊民而已矣建事功黜淫怠赴百利之會取其不吾疚者舉之如攝羽其古之人所謂健吏者乎以其身愛其民如子使其民愛其身如父母不亟成也期勿擾而已其古之人所謂良吏者乎得良吏者安得健吏者治安且治固有天

下者之所急則彼所謂守令尙焉取而不重乎三代
而上其迹不可見矣由漢迄唐有足稽者焉方其盛
時君子長者之風休然布于上而故家遺俗之美藹
然充乎下五鼓成謠千室鳴絃蒸和氣于動植而瑞
應以之效收晚暉于桑榆而壽考以之得雉馴乎微
步之逕而未卅之童子與有仁焉獸從於無人之境
而帶犢之末業與有革焉猶以爲末也至登爲丞相
則黃霸之治潁川也拔赤子于黃池之中而孝宣慰
薦之不暇則龔遂之寧渤海也杖箠不設訴牒交寢
則德秀之化魯山也祠之不足也輒碑以紀之則韋